

亲情一缕

永不消逝的“遗产”

马晓炜



些学,第三个孩子因为家里条件好了些,可以支持,也上了学,两个弟弟因为是男孩,也上过学,只有她,是家里的老二,容易被忽视,也要照顾小的孩子,所以没有去上学。但她用老姨的旧课本自学,硬生生认识了很多字,算术也算得很快。长大了,结婚后条件还是很艰苦,她就和爷爷一起从无到有慢慢奋斗。奶奶的后半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儿子孝顺她、孙子心疼她、一家人和美,已经很甜蜜了。

小时候,奶奶是我最近的伙伴。有人说,爷爷奶奶带的孩子总是缺爱的,但我想我不是,因为奶奶对我的爱可以溢出来,她的陪伴无时无刻不在。清晨我闻到的米粥香,那是奶奶精心熬制出来的;傍晚疯玩回来的我,一眼就能看到伫立在门前的身影,那是奶奶的担心牵挂;春天编织的花环、夏日轻摇的蒲扇、秋天可口的甜枣、冬日缝制的套袖,生病时整宿的陪伴……都是奶奶爱的具象化。

上学时,奶奶是我的灵魂导师。除了陪伴,奶奶也给了我严厉的教训和苦心婆心的教育,是我人生路上的引路人。已经不记得是犯了什么错,只记得奶奶的手摸着我的大腿上的一点肉狠狠地拧下去,从此,我有了害怕和顾忌,有了做错事

会被惩罚的认识。奶奶深谙“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道理,道理不能一味地让我害怕,还需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她会讲一些如“宁停一分钟,不抢一秒钟”好记的俗语和生动形象的故事来教育我。

工作后,奶奶是我最近的挚友。她知道我工作很忙,总会提醒我按时吃饭;她知道我工作压力大,总是说心情不好记得给她说说,事情不要憋在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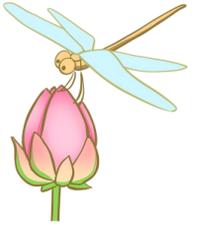
时间就像春花谢了春红,脚步总是匆匆,奶奶离开的那个秋天,似乎格外寒冷。她走得很安详,像一片秋叶静静飘落,完成了她坚韧而丰富的一生。病榻前,那曾经为我编织过花环、缝制过套袖、也拧过我大腿的手,变得那样枯瘦无力,却依然试图轻拍我的手臂,仿佛在无声地安慰我。她的眼神依旧清澈,带着那熟悉的、永不熄灭的柔和光芒,里面盛满了对子孙的牵挂,却也沉淀着一种看透世事的平静与释然。她用尽最后的气力,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她常说的那句:“甜……很甜了……”是啊,她用自己的苦酿成了我们这一大家子的甜,终于可以放下“战士”的铠甲,彻底地休息了。

她走后,老屋里仿佛被抽走了最温暖的光

源。清晨再也闻不到那熟悉的小米粥香,傍晚门前也不再那个翘首等待的身影。她常坐的那把旧竹椅,空荡荡地留在院子里,阳光照在上面,只剩下寂寥的轮廓。那些她精心收藏在柜子里的、留着给我“变花样”的吃食材料,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春天里少了花环,夏夜里少了蒲扇送来的清凉,秋天甜枣依旧挂满枝头,却少了一双布满老茧却灵巧的手去采摘、去分享那份甜蜜,冬日的寒风似乎更凛冽了些,因为没有了她密密缝制的、带着体温的套袖。

奶奶,这位用慈爱和坚韧为我筑起最初人生堡垒的“战士”,最终化作了天上最温柔的一颗星星。她的一生,从苦难的河床里奋力跋涉而出,最终汇入了平静而满足的港湾。她用布满岁月痕迹的双手,不仅创造了物质的家园,而且在我心中种下了爱的种子与力量的根脉。她的身影虽已融入时光深处,但她留下的那份温柔而强大的暖意,那份对生活的赤诚与拼劲,早已成为我生命底色里永不褪色的光芒,照亮着我前行的每一步。她教会我,生命的句号不是终结,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在爱和记忆中永恒延续。这份沉甸甸的思念与传承,就是她留给我最珍贵的、永不消逝的“遗产”。

往事如烟



蜻蜓款款飞

耿艳菊

夏日,长长的胡同,老家门前的黄昏。那时候的蜻蜓真多,黄黄的身体扇动着透明的翅膀,在光线柔和的胡同里款款而飞。它们不怕人,胆子大而调皮。一抬手似乎就可以抓到一只。不过这是大人的本领,我们小孩子可得借得大扫把,扑蜻蜓。

一群小伙伴,一把大扫把,飞来飞去的蜻蜓,欢快的笑声,构成了一幅乡村傍晚嬉乐园。这样的风景,那个贫乏年代的游戏,不承想,数年后,成了夏日里遥远且美好的怀念。

通过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和父母的教育,我们知道了蜻蜓是益虫,吃烦人的蚊子。可我们依然举起了扫把,却变得非常小心翼翼。我们把扑来的蜻蜓放在蚊帐里捉蚊子,到睡觉的时候,再把蜻蜓放走。仿佛只有如此,夏日的夜方可酣眠。

然而,多年后,此情此景只可站在时光的这端遥念幻想,在梦里与之相遇片刻。恍然间,我的孩子也到了我怀念的那个年纪。在夏日,我教他背有蜻蜓飞来飞去的唐诗,给他讲他们那个年代的夏日嬉游情景和光阴深处的笑声。

我们如今居住的门前,比过去老家的门前要整洁平整,可没有一棵树一株草,更没有蜻蜓飞过。

不过旁边的郊野公园草木葳蕤,和过去乡村的景致有几分神似。我带孩子去那里找蜻蜓玩,可惜走遍偌大的园子竟未发现一只蜻蜓的踪迹。平日里爱“招蜂引蝶”的那片薰衣草上也没有蜻蜓飞过,真让人难过失望。

后来我们在这郊野公园的另一侧,用铁丝栅栏隔开的荒芜的园子里发现了一个荷塘,竟是荷叶田田,荷花亭亭。没想到被人遗忘的荒芜之地还有这么美的地方。“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的诗句早已在孩子的童心熟捻到脱口而出。我们为这样的发现而欣喜激动。而小荷早在很远的历史长河中已成为了蜻蜓的知己。我们以为这次终于可以欣赏到蜻蜓的款款飞了。

那个有着徐徐凉风的黄昏,我带着孩子坐在荷塘边,像等一个老朋友那样等待一只蜻蜓的到来。直到天色微微暗,孩子有些着急了,我们的欣喜和愿望却没有成真,要等的蜻蜓依旧杳无踪影。

望着无声无息的荷塘,荷塘里静美的粉荷花苞,我和孩子不由得轻声叹息。孩子的失望,我的惆怅,在晚风里流淌。“蜻蜓难道只在唐诗和你的小时候中飞,想不到我的小时候中来吗?”孩子很茫然地问我。

“不是的,天晚了,蜻蜓大概也回家了,明天我们再来吧,早一点,或许就看到蜻蜓飞了。”这是我犹豫后给孩子的回答。我对蜻蜓的到来很不确定,也许真的就像孩子说的那样,它们留在了唐诗和我们过去时光中了。不仅仅是蜻蜓,还有很多曾给我们带来快乐,陪伴我们成长的东西,都躲起来不肯与我们再相见。

朋友老解

田宏伟

平凡人生

打开百度地图,阴寨村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村庄。陕北的群山层层叠叠压下来,把阴寨挤成个灰扑扑的影子。阴寨隶属神木栏杆堡,可离府谷的地界近得能听见那边村子的鸡叫。老解打小就在这儿长大。我虽未踏足过这方地界,但由于工作的原因,神木南边的村落倒也走过七七八八。我想,阴寨大抵与它们一般无二。

约莫在2012年,我们几人凑在城南的小馆子里,捣鼓出“麟州读诗”的场子,我与老解初识就在这里。每到周末,我们相约围炉,酒菜上桌,诗稿铺开。轮到老解读诗时,鼻梁上那副黑色眼镜框被他扶了又扶,眼神专注又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炽热,仿佛诗里有他的全部。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此人是个文字苦行僧。2020年老解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远去的风》。

老解给人的初印象是中等个子,脸色白净,身子显得单薄消瘦,脖子有规律地向向前探着,常戴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是典型文人的气质和形象,每次说起话来总是笑眯眯的。

后来熟悉了才知道,老解在南面的乡镇做民政工作。参加工作后,老解就把自己“种”在了那里,吃住都在镇子里,生活过得和庄稼人没两样。老解从小就有文学梦,上学以后就在这方面冒了尖。上课、吃饭、写作、睡觉,每天重复往返。2001年的一天,老解翻看着新到的《当代中学生》,忽然瞥见自己写的一首诗《行者》。这是他头一遭见自个儿的字变成铅印,这像是老家院子里的麻雀突然长出了会飞的翅膀。几天后,他攥着杂志,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邮局。窗口递出的那十元稿费,边角都磨得起了毛。许多年,老解总记得这钱的分量,沉甸甸的,又轻飘飘的。

老解写诗投稿,纯粹是对文字的爱,并没有多少功利心,只是想把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感悟用文字表达出来。上了大学的老解,对文学更加痴迷了。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长发垂肩如黑色瀑布,那派头走在神木街头,像是从摇滚片里跳出来的人物。那时的老解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写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也发表了很多,当年发表在《辽宁青年》上的一首情诗,让他俘获了大量女粉丝的心,一份份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使得老解心花怒放。

老解憧憬着毕业后的生活,背着诗行去追寻远方的梦想。可现实却狠狠给了他一记闷棍。老解只能在当地一家煤矿找了个临时性的工作。那几年,娶妻生子,安家择业,老解被生活折磨得有些焦头烂额。后来,老解来到了乡镇工作。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0年。

5年前,早已过了而立年岁的老解,终于从乡下调回了城里。他拎起行李箱,像是扛着半辈子的光阴。终于与妻儿老小团聚在了一起,这让他喜极而泣。

老解待人也是掏心掏肺。逢人总是笑眯眯的,眼角纹路里都藏着善意。老解爱交朋友,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朋友众多,有企业里掌舵的,有生意场上吃喝的,还有拿笔杆子写文章的,遍地都是英雄豪杰,老解能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因此没少给亲戚朋友乡里乡亲帮忙,俨然成了家族的顶梁柱。

现在看老解,就像是一本翻旧了的书,封面看似陈旧与朴素,内文却写满了斑驳的故事。



七月天,太阳正毒,晒得人汗珠直淌。中午时分,在去往超市的路上,老远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上身穿着白色的体恤衫,下身穿一件黑色短裤,肩上挎着一个军绿色小包,走得是那么急促。

这不是小强吗?天这么热,他这是去哪儿?我想了想,今天是星期六,这小子肯定又要去玩牌了。

我为了验证猜测,干脆不去超市了,像做贼似的尾随在他身后。过了十几分钟,我看到小强昂首挺胸地迈进了“快乐茶棋社”的大门。没错,他要上“战场”了。

返回的路上,天热得要命,街道行人少,不太多的出租车和私家车来回奔驰。我想,这小子真是臃重。

20多年前,小强从陕南农村来到煤城,当上了一名井下采煤工。由于他工作认真,有一身好力气,善于钻研技术,不到几年就转为全民合同工,还被提拔为班长了。过了三四年还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是队上重点培养的好苗子。

过了六七年,小强结婚了,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城里姑娘,孩子出生后,他喜上眉梢,沉浸在幸福之中。

来矿初期,小强由于出身贫寒,花钱抠抠搜搜,特别是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后,他深知肩上的担子重了,工作更加卖力,花钱谨小慎微。正如他常说的:“挣钱不易,生活各项开销

阳光每天都会爬上阳台,人生每日便从早餐开始。

生活是啥?生活说白了就是从早餐开始,一家人围着桌子的第一顿饭,幸福至极。这是一日三餐周而复始的第一顿饭。

挚友们知道我喜爱写作,从上世纪80年代从警井开始写作。好友们一直鼓励我出本书,出本文学或者新闻类集子,但令伙计们意想不到的出了这本集子。

多一份爱好人生就多一些乐趣。1985年参加工作,工作之余爱好研究烹饪美食至今,边工作边“玩耍”,可谓锅灶一响,香溢满堂,食趣人生!人生最惬意的陶醉就是自己动手做几道喜欢的餐食。

有人说,警察就应该破案,维护社会治安,不应该去研究饮食。其实不然,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工作之余有份爱好亦属正常。

芝麻配海带,猪肝配菠菜,鲤鱼配米醋,百合配鸡蛋。常见饮食搭配,从现代营养科学观点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食物,如果搭配合理,不仅不会“相克”,而且还会“相生”,起到营养互补、相辅相成的作用。厨者,说白了,就是食材的搬运工,也就是各种食材

醒醒吧

段孝文

得有个计划才行。”

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工资渐涨,手头宽松,加之他取得了一些成就,小强就在鲜花、掌声和夸赞声中慢慢飘了起来,不能自拔。

小强不但爱上了喝酒,常进KTV,还学会了玩牌。从此,他完全像变了个人似的,上班没那么积极了,常常以各种借口向队上和妻子撒谎。

后来,妻子知道他的情况后,流着眼泪、苦口婆心地求他别再赌了,但小强哪能听得进去,还多次向妻子动粗。

看到小强的变化,大家很是着急,队上的领导和亲朋好友多次劝他回头是岸,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该醒醒了,该担当起一个男人的责任。但他就如一头犟牛,根本听不进去,他的大脑完全沉浸在腾云驾雾、劈哩啪啦的牌场世界里。

过了几年,妻子与他办理了离婚手续,还带走了孩子,留下小强一个“光杆司令”。

现在,小强不但失去了妻子和孩子,还被

食韵三秦

刘卫国

巧妙的组合者。

陕菜没有系,与八大菜系无关也有关。但陕菜有它的灵魂,陕菜的魂就是蒜苗、韭菜、辣子、醋,还有大蒜,外加热油泼。蒜苗、辣子、韭菜和醋咋用,用在哪道菜,啥时候用,哪道菜需要热油泼,油温需要多少度,这些只有中人知道。

陕菜用醋也很讲究,不说其他,陕西光醋的种类就有好多,诸如岐山醋、西凤醋、潼关陈醋、渭南白醋、汉中小米醋、临潼糖醋(岳母生前在临潼酿造厂工作,用白糖做得一手好醋)、富平柿子醋、苦芥醋等等。做哪道菜,用哪道醋,用多少度的醋,用量多少,什么时间用,醋味打头还是直接出酸味,也是有讲究的,只有厨者自知。就

人在旅途

母亲一直想去重庆游玩,故在去年冬天抽出时间陪母亲前往。父亲是老党员,对老一辈革命家可谓是无比的崇拜,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带母亲去歌乐山、白公馆和渣滓洞看看。

我们带着两岁的小侄子,白公馆在山上,孩子走得很累,跌跌撞撞哭诉着走不动了。而我看到重庆解放前夕的这段真实历史很是震惊,因此在每一间展厅,每一幅画面前都会停下脚步,读得不禁鼻头酸楚,心情沉重。从而无暇照管孩子,母亲总是在展厅外等候我,催促我不要看得太认真,孩子是有些闹腾的。

在白公馆看到“小萝卜头”的雕塑,我特意买来鲜花,让小侄子放在“小萝卜头”雕塑前,引导小侄子敬礼鞠躬。他学着大人的模样,对着“小萝卜头”恭恭敬敬地弯腰鞠躬。我将这一画面摺下“快门”键,永远地保存下来。相信孩子长大后了解到“小萝卜头”的故事,再回看这张照片,他会更加理解革命先烈为新中国成立付出的艰辛与遭遇的惨痛代价,也会认真学习,珍惜生活!

在白公馆往山上走的途中,我对母亲转述着展厅陈列的内容,介绍时着重讲述了西南联大的一位学生。我告诉母亲,这位学生的家境很殷实,父母是富商,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曾经领导过抗暴游行,还组织营救过被捕师生。

一次,他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关押在白公馆监狱里。他的父母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到监狱长官,监狱长官也答应,只要他在脱党声明上签字,就会将他释放。然而他坚决不同意,最后在几天后的大屠杀中被枪决于松林坡刑场,牺牲于重庆解放前夕,年仅28岁。

我又向她讲述当时狱中的共产党员如何为“小萝卜头”争得学习机会采取的绝食罢工;曾经潜伏在重庆的地下党员,因救同胞被捕入狱;有位共产党员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报纸从编辑、印刷到发行,仅是他一人所为……母亲听着我讲述革命先烈们爱党爱国的英勇事迹陷入了沉思,便默许了我精读

春风不忘

郝珊珊

展馆内容的这一行为。

从歌乐山山下,我带母亲往山下的磁器口观看舞台剧《重庆1949》。我想这应该能让母亲直观感知真实的历史情形。

各位演员的表演十分成功。他们塑造的人物,主人公林子在渣滓洞的集中营中拒绝大哥“帮助”,拒绝在自白书上签字;林子杰的恋人张云霞是潜伏在国民党的一名地下党员,为救出集中营里埋在尸体下的孩子,倒在敌人的枪口下……生动的呈现了当年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里的真实情况。

当舞台上穿梭的一位位卖报郎,手托货架的一个个商贩,码头脚夫背上的货物伴随着舞台旋转漂移,母亲问我:“咱们的座椅在移动吗?”是的,这是360度旋转舞台,通过舞台、座椅的平移转动,将一幅幅画面,在一时间里用大写意的手法还原了解放前夕的磁器口码头。

当演员手持红旗,口中诵着“首都北京,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时,我的眼眶泛起了泪花。想起上午在展馆看到的那面五星红旗,它是一面用红色绣花被制作的红旗,旗面四角是用黄色纸粘贴的五角星,中间是颗最大的五角星。这是当时,我们的革命先烈在狱中得到密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旗是五星红旗!”他们凭借着心中的想象制作的五星红旗。

当演员演唱“忘了我吧,我是那春风,轻抚你满头的白发。忘了我吧,我是那月光,陪着你飞遍天涯。忘了我吧,我是那炊烟,温暖着幸福的家……”此时,我的心中又涌来另外一种声音:“不要忘记老一辈革命家,不要忘记革命先烈……”

我沉思,“忘了我吧!”这句话包含了革命先烈对建设新中国所付出的多么伟大无私的奉献啊!

从剧场出来,母亲对我和小侄子说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因为有人曾为你们负重前行……”

当演员手持红旗,口中诵着“首都北京,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时,我的眼眶泛起了泪花。想起上午在展馆看到的那面五星红旗,它是一面用红色绣花被制作的红旗,旗面四角是用黄色纸粘贴的五角星,中间是颗最大的五角星。这是当时,我们的革命先烈在狱中得到密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旗是五星红旗!”他们凭借着心中的想象制作的五星红旗。

当演员演唱“忘了我吧,我是那春风,轻抚你满头的白发。忘了我吧,我是那月光,陪着你飞遍天涯。忘了我吧,我是那炊烟,温暖着幸福的家……”此时,我的心中又涌来另外一种声音:“不要忘记老一辈革命家,不要忘记革命先烈……”

我沉思,“忘了我吧!”这句话包含了革命先烈对建设新中国所付出的多么伟大无私的奉献啊!

从剧场出来,母亲对我和小侄子说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因为有人曾为你们负重前行……”